

09

罗田文史资料

(第一辑)



89

4366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罗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牋258/01

罗田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罗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七月

主 编：商红文

副 主 编：王延杰

兼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胡建烈

罗田文史资料

第一辑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罗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罗田县印刷厂印刷

一九八七年七月出版

前 言

周恩来同志亲自倡建的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政协文史工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独特的作用。

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整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征集、整理、研究、出版文史资料，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乃是一项惠及子孙后代、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

在县委、县政府和县政协领导同志的重视、支持下，罗田政协文史资料工作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我们按照“亲历、亲见、亲闻”的要求，尽可能地将罗田自戊戌以来至“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诸方面的史料，特别是将罗田对国家和民族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和事件真实地记录下来，力求做到广征精选，编印成《罗田文史资料》，以奉献于今人，留传给后世。但愿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编印文史资料，是政协工作中一项独特而又艰巨的任务。由于我县起步较晚，经验不足，人力薄弱，难免有失误之处，我们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进一步发挥文史资料工作的独特作用，是人民政协光荣的历史责任。我们决心继

续努力，并望继续得到各有关单位、政协委员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和大力支持，热忱欢迎文史爱好者源源赐稿，使罗田政协文史工作有一个新的发展，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做出新的贡献。

编 者

一九八七年七月

目 录

我的叔父王葆心	王延杰 (1)
明代医学大家万密斋传	蒋敷德 (12)
辛亥革命元勋——张振武	罗田政协文史室整理 (17)
中国社会党创始人——陈翼龙	罗田政协文史室整理 (22)
怀念我的父亲周编将军	周慧冰 (26)
罗田抗日史料	罗田政协文史室整理 (31)
李宗仁先生在罗田滕家堡	徐仓亭 (38)
大革命时期罗田“打党”事件前前后后	张亚幕 (40)
蒋介石与龙云	汪克俊 (43)
回忆与蒋经国相处二三事	方 墩 (45)
天堂寨史实纪要	蒋敷德 (48)
冯玉祥将军视察罗田	何之纲 (52)
回忆廖楼之战	张绩武 (54)
罗田暑期抗敌工作团的活动	雷进征 (58)
抗战胜利六战区日伪物资接收工作的片断回忆	
	王延杰 (60)
抗日战争松山战役回忆	汪克俊 (64)
罗田最早的工会组织	雷进征 邱南方 (66)
武学来活捉匪首黄昆峰	张迎松 (68)
我第一次看到蒋介石	王延杰 (72)
国民党江汉师管区抢劫杀人案	何之纲 (74)

一次难忘的教训·····	王延杰 (77)
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的一局残棋·····	王延杰 (80)
罗田的冶金业·····	胡 哲 (87)
罗田列宁小学与中山民众学校 ·····	叶冠群 何之纲 叶伟鹏 (91)
罗田宗教春秋·····	徐 明 (95)
罗田消寒诗会考略·····	何之纲 (99)
周锡恩传略·····	罗田政协文史室整理 (102)
何亚新传略·····	毛志英 (107)
京剧创始人余三胜的祖孙三代·····	毛志英 周 杰 (111)
近百年中罗田的旱灾情况 ·····	罗田政协文史室整理 (121)
罗田县城垣兴废史·····	徐 明 (125)
我在旧社会亲见、亲闻和亲身经历 ·····	余宗磐口述 易红英整理 (127)

我的叔父王葆心

王延杰

我的嫡堂叔父王葆心，字季芑，号晦堂。晚年迁居于青坨垧，自署青坨老人。为其父清赠中宪大夫培浚，其母黄太恭人的幼子。

我家自宋代由江西丰城移垦罗田后，世以耕读为业。由于山乡僻壤、家庭生计困难，至老人入私塾就读时，家中几无力供奉老师的脩脯。但培浚公一意笃策子侄辈读书，勉力支应儿辈的学费。

老人儿时，即与同胞兄文伯封君、清仲封君、廉叔征君、及从兄佑祺（我的父亲）外部同塾，自幼聪颖过人，同堂兄弟，又均能体念先辈期望的殷切，各能感奋以图进取。而老人与从兄祐祺资齿不相上下，更互相竞胜，以读书为高。但在当时，罗田因僻处山乡，可得的读物，除举业制艺以外，别无他书。直到老人在黄州应试时，才得到张之洞的《籍轩语》和《书目答问》两书，始知致力于根底之学，但无力购书，只得借书抄写。至其应精读万不可少的书，则节衣缩食，并将县里分给的宾兴费择要购置。买书虽不多，但因能深入钻研，乡里前辈读书人都称其博洽。

老人读书的嗜好，和其他兄弟不同，不喜词赋骈俪诗歌，独喜散文和经学，因其不喜时俗应制的文章，考试时作文往往

因造境过高，以致常常落试。而从兄祐祺，则自充贡以后，因好研习刘彦和和刘子元二家的文章，以连捷于光绪丁酉的选拔考试和王寅的乡试；在考试场中，每每先于老人。此时，本省读书人都竞攻两家之文，因此中选的甚多，竟成一时的风尚。而祐祺公竟为科举末运中主持风尚之人。

张之洞督学湖北，便大开院之门。在黄州特设经古书院。老人则以课试成绩优异，为经古书院院长同里周锡恩所激赏，及赵翼之、孔少占两学使案临黄州。老人及同胞兄文伯、廉叔三人，被列入当时“食饩”的二十人中，并同时选入经心书院。光绪壬寅岁试，孔学使祥霖拔选老人兄弟三人同案列优等。一时黄州全郡传为美谈。而老人此时，始得以“经古冠黄州八属”的成绩考取秀才。当老人在经心书院时，张之洞赏称他的课试文章“深稳生动”，并教他再从“轩豁博大”处下功夫。

自光绪十一年后，老人更锐意治学。他对经、史、子集反复研求，虽风晨雨夕，也不停检核校订，并作日记以待稽考。老人经此两种境界后，造诣更入另一境界。他曾对他三兄廉叔说：“自此两境后，心地仿佛渐明，但仍虚怯无以质信，唯治书作文或览便深，或格则弃去，或迷惘不吐，或汨汨不能自休”。他自己认为已达到“精一”的境界。至此老人以为一不读书则孤寂寡欢，不能以他好夸此癖嗜。从此，他更刻苦钻研。

老人未滿三十即蜚声本省。自光绪二十四年始，先后任郢中博通书院院长，潜江传经书院院长，罗田义川书院院长。汉阳府晴川书院、汉阳府中学堂、民办中学堂、两湖优级范学堂等院校教习。所至之处，他总先教学生钻研汉儒今古文之学，

再教学生研习骈散文。所教育出的人材，都是一时的俊秀，且中甲、乙科的更每年都有多人。

老人自光绪二十年举优贡后，博洽之名便闻于海内。张之洞及历任学使都奇赏他的诗文。每次本省举行乡试时，人们都认为他有“抡元”的希望，但却多次落第。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乡试发榜时，老人又未入选。当时自监临主考以下都很惊奇，甚至互相责怪，因此巡抚端方特将落卷另揭一榜而列老人为第一名。直到次年癸卯他才中试第三名举人。拣选知县。张之洞以他办学七年的优异劳绩，保奏知县双月选用。光绪三十三年举贡考职，张之洞及黄仲弼（绍基，瑞安人，编修）取老人冠一榜送礼部，又被落第。礼部侍郎张燮君、学部右丞乔茂璜、礼部参议曹东寅、湖北巡抚梁节庵等都为老人推荐和誉扬，于是礼部才奏请调派本部总务司审定科行走，并兼图书总纂。又经学部奏请以七品小京官任学部主事。老人留京七年，一向矢志不迁，及任官后，生活仍然淡泊如故。

老人生当清代末叶，专制政权的腐败混乱，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卖国条约的签订，都在激起他民族革命和政治改革的学术思想。在两湖书院肄业及主讲各书院时，对于各种学术，肆力研求。“好推究古今天人经论权变的作用，和寰海强弱原委的异同，以天下为已任，本不欲以文字传世”。以期学以致用，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混战，老人失望之余，厌世伤怀，闲居京沪，专治典籍，间或作些诗文小品或放佚归闻。当时，海内积学之士，如王静安、陈石遗、姚永朴、林琴南、马通伯、严范荪、胡绶之、高闲仙诸先生，时相往交，以学术互相质证商榷。诸先生对老人则备极推崇。民国元年，老人返鄂，副总统黎元洪征聘他不就，旋即应湖南官书报

局总纂之约而去长沙。当时著名学者王壬秋入都过长沙时，特来局把晤。一时三湘名宿，如吴雁舟、程子大、黄麓泉、易石甫、刘腴深诸先生，常群聚局中，“诗酒流连，论者谓不减洛社群英之会”。

老人毕生致力于学。虽月入不丰，而在治学上面，毫不吝惜。他平时尽力向各地图书馆、藏书家搜求资料。因而能“博极群书，淹雅综贯”。而自入两湖书院后，从武冈邓保之，华阳杨叔峤两先生交游，朝夕启迪商榷，又得博览南北书库藏书，因此造诣更深。学既充实，识见更高，而治学的步骤更严。他曾说：“有伦有脊方可言学，有本有源方可言识”。他治学的方法是：“始于条理，终于贯通；始于剖析门户，终于不分门户”。他认为，学不可以偏废，义理、词章、考订三者缺一不可。又认为：“义理为宋元明学术之大宗，考订为两汉学术之大宗，词章则为六朝唐人学术之大宗”。他直有一人要呼吸三千年学术精华的气魄。因此，他的治学兼及经学、史学和文学三方面。

在经学方面，他先从小学考订入手，不着重于繁琐的章句，而以贯通群经大义的主旨为主。对于群经的始终源流离合，及致用的关系，总合分析的变迁，力求深入研讨。“循其原委，辨其异同，阐明诸经的义例，考订文字的讹脱。不寻章摘句，不墨守陈言，更不是古非今，专谈空理”。从而能取得正确的理论认识，运用经学的理论，来观察当代的形势，寻求因革损益的方法，以期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老人常说：“史家有通鉴及纪事本末以综合群史，独经家每恨不能综合全体，故经学不能无总合以统群经。他对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能创立守约之法，而未能见到这一点源表遗

憾。如是有《经学变迁史》之作。书中对于历代经学变迁的情况，寻源溯流，条分缕析，极为渊惬。此书曾经北京优级师范、京华书局、武昌高等市范及文史杂志先后传印。就连日本学者北川泽吉所出版的《儒学通论》，也引用其中的《历朝经学九变图》部份。北川来中国时曾携带其书拜会老人，并赠书留念。《儒学通论》后译成中、英、及朝鲜数国文字，对日本及欧美各国讲求汉学有极大影响。老人后又别为《高等学校讲义》及《经学研究法》前后篇。前篇为读经的总法，后篇为读经的各法。把凡经学家治学的方法搜集无遗，为会通群经开辟了捷径。

老人进入中年以后，完全致于史学。而致力的重点又在通史。基于他内蕴的爱国精神，因此对唐宋以后反抗外国侵略和民族爱国战争，极为重视。他认为，宋明以来，蒙古族、满族的种族压迫，使人民沦为奴隶，实为有史以来的奇耻。为表彰微隐，而发扬民族的幽光，故对于宋明之间民族斗争的史实，则更加勤苦地搜罗研讨。他常说：“其时迁国遗臣，草莽雄俊，兴起振奋，为故国谋恢复，为种族而战，争弹丸之地，提一旅之众，磨肝胆以相抗衡，或数年，或数十年，其忠义之迹可供后人景慕者乃为史志之所不悉载”。于是从地方开始，广泛搜集当时私人笔记，私家谱录，地方传说，访问当地的老人，考求地域的形势和地名流传的原委，从而把这几次伟大的革命史料，纂成专书。于是有《宋季淮西六寨纪事》、《宋季淮西勤王义师记》、《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纪事》和《发军初起异同荟笺》等著作。并还认为这些“鼎鼎浩气雄姿暗然数百年，只能在残余蠹蚀中，拾此残缺不全的百一”为最可惜。

老人晚年大多致力于地方事迹的搜求编写地方志。老人早

在京总纂京师图书馆书目时，见馆内对于海内方志凡均有收藏，而他又久欲整理近代佳志的义例，就着手于方志学的研究和整理工作。他认为宋元以来的志书，在编写方法上也都有各别的特长，但大部份则是互相沿袭、陈腐空疏，缺乏贯通原委的研究，以致多散漫而无条理。他认为章实斋的书，也只是他一家观点，不能概括各方志学家的见解。因此，他搜集了宋元以来的志书，作综合系统地研究，并参照各史志和地理专书，著成《方志学发微》一书。使以后修志工作，始终有轨可循。

在文学方面，老人由骈俪进而讲求散文。对于历代文家利弊原流，所见更有许多独到之处。他不喜敷衍浮泛的四六体和支蔓俚俗的新体，而惟以考据、义理、气骨、辞韵为准，“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著有《古文辞通义》一书。此书收集广博，篇目详备，兼有伦理学、国文典和文学史之长。薪水陈仁先先生代送呈学部审定，番禺梁节庵先生惊为巨著。侯官林琴南先生至称为“百年未有之作”。后来孔祥霖学使重印于河南香山，李守一编修采用于广西，而京、沪、辽东各大学多来求购。老人对于文学的精湛见解，都具见于此书之中。

老人常说，世间之所谓汉学，实多发自宋儒。陈兰甫、张之洞的书，虽曾力排汉宋门户之见，但仅能触及其大凡。于是他乃悉心探索研讨其源始和湖南巡抚陈宝箴及武冈邓保之先生，往返讲求“宏通简要”的学问，使不流入空疏和繁琐。并曾说：“自顾亭林讲学，须本前人所未有，后世不可无者为述作之准，遂开清代二百余年发明古书之巨观。故乾嘉以后诸老，遂于先儒及后学，咸对之而生有两种责任：其于先儒负开发之责者，即于其后学尽引导之责者也。盖吾国学术，自唐人

束阁传经，宋人侈谈性天，至明代末流，皆负心空腹，尊己卑人，而古术坠，而古籍荒，而儒名遂可以浅夫薄行托之。则其弊也清儒力反之”。于是他取清代有功于先正及后学者所开示的纲领，如胡培塈的“一、辨伪，二、存真，三、发明微学，四、广求遗说，五、驳正旧解，六、创通大义”；某氏所标举的“一、目录之学、二、校勘之学，三、训诂之学，四、考据之学”以及张之洞举其四类要书“一、蒐集，二、校订，三、考证，四、潜录诸家”而折衷区为五项以教学生。即“一、校勘以审异同，二、评点以供研玩，三、荟萃以成谱录，四、蒐补以收佚失，五、考证以定折衷”。这虽是老人教学治学的方法，也是老人自己治学的方法。

民国十一年，老人自京师图书馆总纂，改任武昌高等师范教授时，湖北宿儒如黄梅帅畏斋，沔阳黄翼生诸先生，以旧学久废，商请鄂督肖耀南创立国学馆，聘老人为馆长。开馆之日即定以经、史、文、理四科施教。各省好学青年纷纷来学。刚及三年，以时变停办，学界深为惋惜。民国十七年国立武汉大学创立，聘老人为教授。他在任教时，总让学生知道什么是根底之学，而得到研究国学的途径。一时我省有“吾遂复兴”之赞叹。

民国二十三年，夏斗寅任湖北省府主席，筹开湖北通志馆，聘老人为筹备主任。老人即手订《修志通则》一卷以为规范，广聘本省通儒为编纂。嗣因日寇深入，志馆西迁恩施、修志事未及半，而老人因家中老弱牵累难以随行，乃避地回里，但仍然撰稿以待他日汇刊。

老人生平守正不阿、尤重民族气节。民国二十四年重赴北平（当时称）搜罗省志资料时，寄寓于西城背阴胡同之楚学精

卢。时伪满皇帝的机要秘书浯水陈某，潜来北平，欲劝老人出关任要职。老人知其来意后，即怒发冲冠，严词斥责。老人与陈某本系多年老友，且相与甚深，至此誓决不再相见。时潜江甘药柠先生亦适在此间，见老人气愤之余，汗出如津，即命我的哥哥夔武同我扶老人至后房卧榻，甘亦深责陈，挥之使去。

老人生平深重师友之谊。幼年蒙师叶骥才老而贫苦，老人每年必嘱家人贻送财物，以至叶老终身。在湖南官书报局时，得知邓保之先生身后萧条，特访求他的后人，代为推荐就业，并整理邓先生的遗稿，编刊他的《幕府琐言》、《云山读书记》及《晓寒词》、《菰秋词》等书。友人中有负英姿大志而不尽其才以死的，如蕲春童慈南孝廉、长阳张荣泽明经，皆代为编刊他们的遗著。计有《童氏类稿》及《张氏青陵山房集》。又编同里先辈周锡恩编修和潘颐福编修的骈文为《罗田两太史骈体文钞》，及周编修的《传鲁堂诗文集》，并代刻版精印，订为巨册。又编同里王思同的《小东山散人赘稿》，张星煊明府的《张氏笔记》、教育司长姚编修晋圻的《东安遗书》。其他凡属亲旧雅故的断简残篇，为之刊登于报章杂志的更多，不能一一举出。对门下学生尤其有恩，并喜奖掖后进。如浯水的闻惕生、徐佛观，武昌的李受多，则亲如子侄。浯水的谈瀛少年好学，老人惊喜其文，即命闻惕生引见，深予嘉勉。

“七七”事变，老人避地回乡，常感故旧凋零，乡土文献抛残殆尽，乃应县人之请，主修罗田新县志。适当国难当头，县财政支出，每月仅拨给志馆经费六十元，志馆开支朝不谋夕。除由热爱乡里的在外人士如方瞰等，零星捐助一部分以外，几全由老人家中节缩以维持修志工作的进行。老人早年即与其长子夔强留意乡邦文献。父子校书时即搜集本乡佚佚文献甚

多。及修新县志时，尤勤于撰拟。新志体例典雅，叙述浩博。虽一草一木，一禽一兽，也必详加考证，究其原委。为深入了解宋明末季江淮民族英雄用兵的概略，老人不顾七十七岁高龄，率子侄门人抱病登罗田天堂寨实地考察，遍览胜迹刻石留念，登临指顾。对历史上，山水的变迁，历代军事形势的概略，民族英雄的遗迹，以及名人学者的纪念，手划口讲，原原本本，纤悉无遗，致令听者激发起爱祖国、爱乡里和尊崇先哲之心。意因此次感冒风寒，遂至不起。县志的撰述至病重时方搁笔，已成数百万言，尚未完成的仅十分之一。已定之稿，据当时从事县志工作者谈，该稿在老人病重时为汪某持去。十年浩劫中此稿亦不复存在。至现在自省博物馆影印回来的原始材料，也因几经辗转移交，要亦大半散佚。

老人不解治生，处事也任其漂泊。家既不富裕，而每月所入的教书薪水，除维持家庭生活及施济亲友外，毫无余积。因此著述虽多，也无付梓。民国二十六年为老人七十寿辰，在武汉的生平友好及门人，为谋出版老人著作，发起醴金祝寿，共计银币三千余元，由经手人以“王氏印书基金”名义存入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及老人逝世周年以后，抗战胜利，币制贬值，折合取款不过三数十银元。老人著作百余种，已刊者有《古文辞通义》、《天完志略》、《蕲黄四十八寨纪事》、《经义策论要法》、《续汉口丛谈》、《罗田靖乱记》、《罗田团练始末记》等书，其余均未能付印。建国以后，此项未梓遗稿，蒙中央人民政府董必武副主席的关注，囑其家人送交省文史馆代为保存，并由主席办公厅给予收据以昭郑重。老人数十年中从未间断的日记，其生平求学的方法，及与师友间的研讨质证，多散见于此日记，老人逝世后，家中又迁居于武昌粮

道街，因屋宇秋隘阴湿，加以鼠咬虫伤，此项日记已全部损失，至堪痛惜。

老人毕生爵禄不丰，当时湖北臬司梁节庵曾说：“罗田王季芾为一代儒宗之殿，惜位不称德”。老人家庭环境更极为坎坷。长子夔强十三、四时即能奋志于学，年未二十即著述多种，手缮群书近数十百万言，浏览几二万卷。曾代老人订补嘉靖罗田县志，有功于罗田文献甚巨。老人常谓：“吾得儿欢然自忘其老”，乃竟不幸甫及二十一岁而死。老人终身抱痛，“郁郁不可支”。常说“予生平佗傺，身世两空，惟零散未尽之文字，殆此生之归宿，亦聊以遣穷愁之岁月”。抗战前之某日，老人常率诸子侄门人登黄鹤楼，曾赋诗两首云：“腰脚犹能陟上方，看花满眼酒同尝。著书人老雄心在，岁岁相邀醉百觞。”“蜀江无语抱城来，厌世伤怀且放开。诸子相从异今昔，只余三五职春台”。足见老人对个人晚境及反动统治寄慨之深了。

老人距生于前清同治七年戊辰十二月初七，卒于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十一日，终年七十七岁。卜葬于罗田大河岸滚石场的南山。前国民党中央政府以其“学行纯笃，学术渊深。早年从事著述，即同情革命，激发民族思想。民国后，屡经患难，艰贞自矢，志节昭然”等语，明令褒扬，并将其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立传。建国以后，中央人民政府董必武副主席指示县重修其坟墓、省文史馆代撰碑志，并亲书：“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一联以表其墓门。至于寄存在省博物馆的老人未刊遗著，今年已由省政协委员会决议代为整理印行。保存国家文献，嘉惠后学，则非老人一家之幸。

老人元配叶恭人，早客死长沙，继配谢恭人亦在胜利后病